

Mo Wu
Bi Ge

墨舞碧歌

著

古言大神 墨舞碧歌 经典之作
七周年典藏版重磅上市

随书附赠 “江山挽歌” 精美四页书

再生缘

我的温柔暴君

①

一念爱起 / 美人心计 / 煮清酒、烹香茶

但求岁岁常相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Mo Wu
Bi Ge
——
著

墨舞碧歌

再生缘

我的温柔暴君

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旧时宠 古来红颜多薄命 | 001 |
| 第二章 | 苦争斗 玉碎瓦全登西楼 | 015 |
| 第三章 | 情难断 天子监斩复赐愿 | 031 |
| 第四章 | 穿越行 人生若只如初见 | 047 |
| 第五章 | 芙蓉殿 万物初始为谁春 | 061 |
| 第六章 | 狼之嫁 一生一代一双人 | 075 |
| 第七章 | 争医女 美人心计夺君宠 | 091 |
| 第八章 | 听神话 天女龙王千年情 | 107 |

第九章 烹香茶 一期一会当珍惜

127

第十章 怦动心 此情无关风与月

149

第十一章 见未来 君若无心我便休

167

第十二章 省亲记 父兄权算再献美

185

第十三章 爱英雄 天子谋策妃子计

203

第十四章 夺初夜 此情却是烟花碎

223

第十五章 少年游 风云际会结群雄

241

第十六章 歌一曲 醉里不识年华限

259

第十七章 帝王怒 芙蓉帐暖度春宵

275

第一章

旧时宠 古来红颜多薄命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却无法拥抱着你。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

当三千弱水缭绕，你还记得我衣衫擦过你指尖的温度吗？那一坛温存了百年的醇酒，你又与谁共饮？什么时候，你才能陪我看一场闲庭花落、云卷云舒。

庆嘉十七年末。

帝都，雪。

翌日就是大年初一，有一个人将在菜市场口行腰斩之刑。如果那被行刑之人是罪臣逆贼倒也罢了，偏偏这个人的身份特殊至极。

年氏璇玑，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妃子，没有倾城之貌，却是祸国的妖孽。

庆嘉十五年，她进宫后立即被封高位。庆嘉十六年，她父亲年丞相图谋篡逆，满门抄斩；她被贬为宫婢，却在不久后又恢复了名位，尽享荣华富贵到今日。据说，三年前，她进宫不久，皇帝甚至曾为她在一夜之间斩杀过上百人，至今原因不明。

有消息从目睹过此事的宫人嘴中流传至民间，说那夜死人的血浸湿了整个凤鸾宫，凄厉的叫声让人宛如置身人间炼狱；皇帝拥着他的女人，凤眸轻眯，淡淡地看着众多侍卫行刑。

那炽艳的血红溅落在女子的绣鞋罗袜上，皇帝便半俯下身子，用自己的袖子替她一一拭去。

腰斩之刑——这刑罚来得诡异。从来赐死深宫女眷，不过三尺白绫、一杯毒酒罢了。而这位妃子却要在千万民众面前被执行这样的酷刑，只能叹一句君心难测。

说到罪名，却是年妃私逃出宫，后又私通番敌，想来是为报当年满门抄斩之仇。

腰斩，用利斧从腰际铡下，把上半身放到桐油板上，这样血流不出来，受刑的人要尝尽惨烈的痛苦才会死去。

物伤其类。人却是奇怪的动物，当你在高处时，他们会嫉妒艳羨；当沦落到卑微，他们便闲看好戏。

帝都百姓无不翘首等着看这位美人受刑而死。

张进自嘲地一笑，他是不是该庆幸自己的好运？竟然和这独囚的孽妃同室而处。他是皇城监牢的狱卒，新调来的低等差役，此刻被打发出来跑腿买酒祛寒。酒买来，张进拍了拍身上的积雪，刚要进去，却听见一个低哑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兄弟们，谁有胆子跟老子去和那美人欢好一下？”

“大人，这，不成吧？”有人战栗道。然而，很快又被另外几个声音压下，“这女人明天就要死了，怕什么？完事以后我们给她喂点儿东西，到她被斩了直至肠子跌出，也保管吭不出半点儿声音。”

“陆大哥这话在理。女人老子玩多了，这皇帝的女人，你想想，睡一下，该是怎样的销魂滋味？”

张进震惊得连身子也颤抖起来：“你们这是欺君的重罪。”他思绪极乱，当话出了口，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疾步走了进去。

油灯昏暗，把人的脸映得扭曲诡异。桌上，几盏酒翻了，酒水落了地，毛豆洒了一桌。

当中一个人斜挑了眉，睨向他：“哦，张大哥回来了。”

这是牢头缪全。刚才提议的就是他。他妹妹早先嫁给陵瑞王府的账房做了妾，他随即升了职，身价水涨船高，胆子也长了不少。

张进赶紧上前一步，满脸堆笑道：“大人多吃了些酒，难免失言。这事，可万万使不得。”

缪全冷笑道：“张大哥曾在礼部任职，咱们这些粗使的人又怎么入得了你的眼。只是，今日之事，如果张大哥允了，那么，缪全可以让大哥拔得头筹。”

他话音未落，一众狱卒已然大笑起来：“如果……这里明天多出一具尸首，缪全便只说是张大人多吃了酒，冒犯了皇妃娘娘千金之躯。”

张进微微张了嘴，现下天气酷寒，他却早已汗湿重衫。

空气中，突然漫过一丝薄薄的声息，若有若无，仔细寻去，却又恍惚是错觉。

“各位大人，请问谁要先来？”

牢房里，浅淡的声音传出。没有如何娇柔狐媚，却确实是那曾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女子。但那声音，在这个寒冷的年夜里，突然让人生出一股说不出的舒服，也撩拨了他们原来心底就已膨胀的弦。

十数个狱卒，互视着，眼里荡着幽深的欲望，一时每人都有摩拳擦掌之势。

霏雪，被风吹了几缕进来，又微微掀起众人前面的那个牢房前的帷帐。

张进捏了拳，只死死地凝视着那处。

是了，这幅薄绢，是年妃下牢那天，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徐公公交代布下的。这帘一落，便掩了那女人的妆容。

人面是否若三月桃花？却再也无从得知。

张进是最末进来的狱卒，差事都落到他身上。

偶尔，她会讨要一些水。张进便把东西从栅栏递进去。那手从白绸里伸出来，细细小小，指甲修剪整齐，十指不染丹蔻色。

入狱三天，她安静得像一个死去的人，给人一种感觉，仿佛那道幔拉开，里面其实空无一人。

直到此刻，年璇玑算是为他解了围，但张进想，这女人大抵是疯了。

一股力量突然猛地推开他，他吃了一惊，只见缪全已飞快地奔到那牢房前，拿出钥匙，一手碰上那帘子，神色猥琐贪婪。

张进骇然，脚步晃了一下就要上前阻止，耳边却听到噗一声暗响。

那一步便没有再跨得出。他低下头，一柄寒光利刃穿胸而过。

他的身体缓缓地倒下，但他不甘心。强撑了口气，吃力地抬起头，他要看一看那施狠手的同僚是谁。做鬼，也得有个去处去讨说法。

重物坠地的声音却吓了他。混浊的眸里，看到的是十多具身体横落在地面，或先或后，甚至，连一声闷哼也来不及。

只有鲜红湮没了那青花砖，一绽成海夺人心魄，不愧这世间最明亮的色彩。恍然意识到什么，他侧身去看缪全。那个男人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不过动作已然僵硬。他的四肢各钉了一枚匕首，还有一——喉间。

但似乎，那些触目惊心的都并非致命的伤，他甚至还能转过身来，惊恐地瞧着这场巨变。

突然，耳边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张进双手撑在地面上，咬牙眯了眼向来人看去。

来者似乎不止四五人。

前面那人，靴绣五爪龙纹，缎面明黄。他心头一震，这样的靴子，他当年曾经有幸看到过一次。眼前仿佛掠过一片金碧辉煌。

他匍匐在地，那个人从高座上轻轻走到他身边，嘴角扬起笑意。

“探花郎文采出众，见识渊博，他日必是栋梁之材。”

殿试摘探花，供职翰林院，后封礼部侍郎，指望一展抱负以报君恩，可惜，因不屑攀附不结党派，最终得罪权贵，沦为皇城狱卒。

会是他吗？可是牢狱污秽，这个人怎么会过来？只是，这普天之下，又

有谁还敢用这样的绣饰和颜色？

“王爷，饶命。”

凄厉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这一声，也似乎唤醒了那横在地上的躯体。没有死透的人从喉咙发出嘶哑的古怪声音，向那站立着的几道身影爬去。

“你是谁？本王应该认识你吗？”戏谑的声音透了丝笑，漫不经意。

“小人缪全，小人的妹妹是王爷府上账房先生的妾室。王爷饶命，饶命，小人给您叩头，给您叩头了！”

张进一凛，陵瑞王爷龙梓锦也来了？

缪全的脸上满是痛苦，趴伏在地，脸上满是恳求，那狰狞与卑微，让张进终于忍不住笑咳出声来。

“你呢，又是谁？”

那是另外一道声音，张进却震惊得屏了所有声息。明明不过是清凉淡漠的语气，声音却低沉好听。他忍着痛楚，抬头看去，灯火冷冽，室中多了四道身影。他咧嘴一笑，用手撑身，爬了过去，直到那双靴子前：“微臣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是皇上？！”缪全嘴大张，心胆俱裂，死死地盯着那道颀长的身影。

“你刚才不是说要与朕的妃子欢好一宵吗？怎么还不去？偏在这里好生聒噪。”皇帝轻声道。

仿佛瞬刻被抽走所有生气，缪全脸如死灰，一摊水渍从他身下漫出，空气中顿时散发出一股尿骚的味道。

“你说你叫什么？”皇帝淡淡道。

他并没有向着哪一个人，但张进却一下明白是在问他，忍痛毕恭毕敬道：“微臣张进。”

“似乎是个有意思的人。”皇帝笑了笑，语锋微微一转，“所以，梓锦，你手下留了情，那飞刀下手虽重，但伤不在心脉，清风你说是吗？”

一个绿衫青年从他背后走出，躬身道：“是。”

龙梓锦一惊，立刻跪下：“臣弟不敢。”

“皇上，不如就由老奴替王爷送人上路吧。”一直垂手侍立在旁的青蓝色的身影，此刻低声道。

“嗯。”

张进苦笑，一朝君子一朝臣，君还是昔日的君，却不认得他了。他不知道陵瑞王爷为什么要放过他，更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杀他。不过，帝王要杀一个人又何需理由。

冷汗混着血液，慢慢融入那地上的血液中。有些狱卒还在苦苦挣扎，撑着一口气。

那青蓝色的身影走到面前，出掌如风。他生来傲骨，倒也不去求饶，只朝陵瑞王爷一瞥，以示感激之情，随即紧紧合上眼睛。

空气中，似乎掠过些许声音，像之前听到的叹息。

那飓风般的掌风已拂到他面门，相信不消须臾，他便会天灵盖爆裂而死。

“徐公公，请掌下留情。”眩晕间，那股催命的压力好似突然消失无踪，在那轻柔的声音从幔帐中透出的同一时刻。

“谨遵娘娘懿旨。”

他没死！他竟然没死！鬼门关前绕了一圈，张进吓得发不出半点儿声音，只在心里暗暗庆幸。

直到他听到皇帝那淡淡的笑声。他莫名地窒息了一下，原本瘫跪在地上的身子竟往后退了些，任谁死过一回，也不愿意再经受那滋味。

“阿离。”女人的声音再次传出。

阿离？那年妃在呼唤谁的名讳？张进冷汗如滴，心脏乱跳，衣衫被汗水浸透。

陵瑞王爷龙梓锦，大太监徐熹，那个叫作清风的青年……

“嗯。”那凤眸男子漫不经心地应着。

是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名字里有个离字。不过从来无人敢唤。

庆嘉帝——龙非离。

被判了死刑的妃子，竟敢这样直呼皇帝的名讳？皇帝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雪夜突然变得诡异。胸口的血凝成暗红，张进竟一时忘了疼痛，看向那幔帐。

“这个人能不能不杀？”好听的声音从那里传出。

“理由？”皇帝悠悠道。

“他有心阻止。”

“哦？”皇帝轻笑，“以一敌十，不自量力，该死。”

一句“该死”仿佛掷地有声，张进心房猛地一收。

风有些大了，那幔帐又被吹起些许。幔帐内，年璇玑似乎笑了一下：“皇上好像言之有理。”

张进大惊，正摸不透这年妃的话，却听她道：“庆嘉十五年，张进是皇上亲封的探花郎。”

皇帝神色不变，道：“为何如今在这里当差？”

“张先生为人耿直，璇玑猜该是上不贿下不赂，开罪了人吧。”

“别人结党营派，他为何独善其身？不谙时势，该死。”皇帝眉一敛，突然冷了声。他自进来便一直语气温和且漫不经心，这时语锋稍锐，张进不禁全身颤抖起来。

陵瑞王爷轻笑。那绿衫少年逆光而处，徐熹侍立在皇帝身边，头一直垂着，张进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龙梓锦那声笑，却生生击在他心头，仿佛在嘲笑他的愚笨，他一张白净的脸皮顿时涨得通红。

年璇玑的声音里似乎透了几分嗔恼：“皇上所言似乎句句在理，这可怎么办才好？”

张进咬牙，突然朝那间牢房的方向叩了三个响头，道：“娘娘之恩，张进铭感于心，只是今日张进注定命绝在此，来生当结草衔环，以报大恩。”

“我既受了你这个大礼，倒不能不做些事儿了。”

这话一出，张进一凛，随即又苦笑起来。他怎么就忘了年璇玑也将死，又怎能救他？这岂不好笑？

他只觉头皮发麻，似乎感觉到有人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心里疑云暗生——是清风。为什么？他暗暗瞧去，却见那绿衫青年嘴角噙了丝笑，但那笑细看寒凛冷冽。

他死握着抖得越发厉害的手，龙非离就负手站在他身前，从矮矮的小门吹刮进来的风雪渐大，那抹明黄衣摆却岿然不动。

他有股冲动想一窥皇帝的神色，却又心生惊惧。

整间牢房似乎在一瞬陷入了寂静中，只剩那还没断气的狱卒低缓细弱的喘息。

这时，年璇玑突然道：“璇玑出不得门，公公，能不能麻烦你过来取件物什？”

“是！”徐熹恭声应了，脚步却一动未动，只欠身看向龙非离。

龙非离笑道：“徐熹，你年主子的令，你也要违背吗？”

“遵命。”

他身影微动，已在牢房铁栅外。那繆全正把身体盘成一团，瘫软在地，现在看徐熹过来，死命往旁边挪去，凝结的伤口剥裂些血出来，把帐子染了一片，远远看去，似雪里红梅初绽，竟叫人生出几丝恍惚。

幔帐下方，一只白皙却略有些瘦削的手伸了出来。张进的心提到嗓子眼，但徐熹的身形刚好一侧，便掩住了那东西。

“皇上。”徐熹取了东西，躬身呈到皇帝面前。

却是一个小包袱。

“年妃娘娘的东西真是有趣又别致啊。”龙梓锦微微一笑。他语带揶揄，

张进看去，见他凝视那包袱的双目光炯炯。

而张进却无法参透龙非离的神色。

年轻的皇帝只是唇微扬：“徐熹，把它打开。”

包袱里，是一幅纸绢。纸镶绫绢。

那绢的颜色与龙非离身上衣袍颜色相仿。

一袭绝艳，欲迷人眼，似乎这天地缥缈间，再无其他颜色可匹配。白纸如雪，绢染明黄，面绣祥云银龙，纸上没有只言片语，只有一个印鉴。

皇帝的玉玺。

张进明白这东西不简单，他还在揣摩这看上去与圣旨相仿之物，龙梓锦已失声喊了出来：“这是先祖爷传下的丹书铁券！”

牢里，瞬时沉寂。

张进大吃一惊，他甚至顾不上去看其他人，脑袋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混乱震惊得像要炸开。

丹书铁券，是皇帝赐给重臣的最高荣耀，但除非功勋极高，如在战争中屡立奇功的将军，寻常年代里即使是一品大员也断然无法得此赏赐。

上面可以是皇帝极为贵重的封赏，也可以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传说中最为人津津乐道是那免死之赦，哪怕犯下滔天大罪。西凉自开国之初，数百年间，此物只赏赐过两回，其中之一便是那位跟随太祖打天下的大将军。

丹书，顾名思义，用朱赤写成。实际上，丹书铁券里，最珍贵的就是这样一方雪白。未落任何朱墨，白璧无瑕，持有者甚至能凭它要皇帝的誓言。

皇帝的誓言，又意味着什么？

“九哥，”龙梓锦颤声道，“你把它赐给了璇玑？”他看似生性随意，城府却甚深，这时震惊之下，骤然失言，直呼年妃闺名。

龙非离没有看那幅绫绢，目光淡淡地落在那白帘子上，道：“是不是即便今天朕要杀死的是一只老鼠，你年璇玑看上了，也要用这丹书铁券救那畜生一命？”

牢里，全无声息。

凤眸扬眉斜入鬓。年轻的皇帝嘴角扬起清浅的笑，眉睫却掠上一股深寒，五指向着空中疾抓，又微微一屈。随着铁栅应声倒下，那帘子在空中飘舞摇曳片刻，颓然落下。

空中，烟尘微扬，有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关于这丹书铁券，侧立在旁的徐熹突然想起庆嘉十六年的一些事情来。那时，宠冠后宫的年璇玑已因父亲意欲篡位而被贬为奴婢，宫里的红人是太

后的侄女华妃和骠骑大将军之女慧妃。

九重宫阙，金銮殿。

皇帝在批阅奏折，他随侍一旁。宫人传茶，捧茶进来的却是琉璃宫的慧妃。她绽了丝笑，纤纤玉手把茶杯递了过去。

龙非离轻啜一口，笑道：“好茶。”

“这茶树生长于臣妾家乡的万丈高山上，临春抽了芽，馥香浓郁，沾襟可数日香气不散，摘下后只取芽心最幼嫩部分，然后快马加急运来，这途中要跑死好几匹千里骏马呢。”

“难为慧妃费心了。”龙非离把手上奏折合了，伸手把慧妃拉进怀中。娇美的女子在男子宽厚的怀里吐气如兰。

“皇上你说，这茶好，还是往日璇玑妹妹泡的茶好？听说她是天还没亮透，就赤脚踏入那荷池中去取叶瓣上的露珠呢！”

听说，年璇玑为皇上取水煮茶，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无一日间断。

龙非离轻笑：“慧儿，朕最厌恶花香。”

慧妃明显一愣，随即腰肢轻颤，笑颜如花。位高权重的年丞相已被斩杀，这年丞相之女年璇玑也被贬为最低贱的宫婢。当时龙非离也要将她诛杀，还是皇后跪了足足三个日夜，苦苦哀求，才救下她一命。

昔日恩宠，终究不过一局变幻的棋局。

棋下完了，子也该散了。她此刻圣宠正浓，怎么竟傻到与这女子作比较？

龙非离大掌探进她的衣裳里，她娇喘渐起。

她双手正要绕上他的颈脖，皇帝却淡淡道：“太后近日凤体不适，听说各宫各院定在今日午间前去探看，嗯？”

慧妃吃了一惊，不知皇帝心思，遂咬牙答道：“臣妾与华妃姐姐起了些口角，今儿早上去给太后娘娘请过安，正寻思这会儿是不是不去了。”

徐熹暗忖，正好此刻，各院娘娘云集太后寝宫，这金銮殿是谁也不会来的。好个慧妃娘娘！

“这终归于礼不合。这样吧，朕与你去一趟。”

慧妃大喜，盈盈拜倒：“臣妾谢陛下圣恩。”

皇帝陪同前去，这是天大的荣宠，又有谁不喜上眉梢？

太后在兰心水榭设了宴。

春寒料峭，阳光还算温融，亭台楼阁间，碧波轻漾。

皇帝下了辇驾，便见太后座居主位，皇后陪在一旁，两侧又设了座次，

各妃嫔按级而坐。

龙非离与太后见了礼，宫妃纷纷离座行礼，慧妃站在皇帝身边，心里的雀跃和得意满得像要从每个毛孔渗出来似的。

徐熹却突然眼睛微眯，落在水榭后正在搬运盆栽的数个宫女身上，其中一人步履蹒跚，不正是旧日凤鸾宫的主子年璇玑吗？他看了一下龙非离的神色，男人却眉目平静，似乎并未瞧见那抹身影。

龙非离在皇后身边坐下，道：“母后凤体违和，该在宫里休息，怎还摆起了宴席？”

太后年逾四旬，却容貌姣好，颦笑间华贵毕露，只是眉间隐隐蕴了些疲惫，她笑道：“难为皇后和嫔妃们一番心意，哀家设宴就算是谢过了。”

“皇上这是责怪臣妾吗？携姐妹们来给太后娘娘问安是臣妾的主意。”座中一个女子低笑。

只见她肤光如雪，娇美妍艳，正是琴芳宫华妃，太后的侄女。

太后笑骂道：“敏儿，就你嘴贫，皇上要赏你怕也来不及。”

华妃这几句居功之说，一些妃子不免暗自气愤，却碍于她地位高贵，向来得皇帝宠爱，又是太后娘家的人，便不敢多说什么。

一殿四宫，皇后入主鸾秀殿，下面便是四妃，两正两侧。

同为正妃的慧妃却笑道：“妹妹先前还以为是皇后娘娘的想法呢，却原来是华妃姐姐表率三宫前来为太后娘娘问安，这份心意，妹妹自愧不如。”

华妃岂会听不出她话里的讥讽，甚至把火信子引到了皇后的身上，暗讽她的锋芒盖过皇后。

皇后郁弥秀是先皇托孤大臣右相郁景清的长孙女。郁景清这位三朝重臣，即便是太后与皇帝也敬让三分，兼之皇后知书达理，温婉贤淑，华妃虽不把她放在眼里，却也不愿意与她为敌。

太后微微翻动了眼皮，华妃一凛，正想说句什么，皇后已微笑道：“慧妃妹妹哪里话，皇上日理万机，还要为太后娘娘的病忧心。替皇上分忧，这谁带的头，还不是一样？”

龙非离淡淡一笑，袖子下边的手握住皇后的手。

慧妃咬牙，龙非离却道：“敏儿，还是该罚。”

华妃脸色顿变，红唇轻咬，直直望着龙非离。

太后道：“皇上，今儿个大家在哀家这里小聚，应属高兴之事，这罚就免了吧。”她脸色稍凝，眉间那抹浅黑突见幽深。

龙非离眸色微动：“母后，这奖罚理应分明。”

他这话一出，太后倒也不好再说什么，只举杯轻啜了一口茶。

“朕还有些奏章未批阅，今晚就令琴芳宫侍墨吧。”

华妃闻言大喜，笑绽若花：“臣妾遵旨。”

皇后也轻轻笑了，龙非离放开了她的手，凤纹锦袖里，她那如葱五指刺入掌心。

慧妃正暗忖皇上出言警示华妃做事须照拂皇后颜面，不料这个男人的心意难测，一时又惊又气。

慧妃心中郁结，要寻人撒气，见一众宫婢正在把水榭后方的盆栽搬到亭心来，她玉指轻扬，随手指到一个宫婢身上：“你把这花搬过来给本官瞧瞧。”

那小宫女吃了一惊，惶恐下，脚步微乱，撞到了后面一名女子的身上。哐啷一声，泥土飞扬，却是那女子被撞之下把手中盆栽摔碎在地。

两人连忙跪倒。

“这是藩王的贡品，你们也敢打破，莫不是反了？”慧妃一腔怒气正没处宣泄，此时冷笑道，“拖下去，各杖一百。”

“娘娘，盆栽是奴婢打破的，与他人无关，这二百杖便由奴婢来领吧。”女子的声音微微颤抖，却很坚定。

这话叫所有人大吃一惊，宫里的板子不比寻常，这一百板，莫说小小女子，便是汉子也受不了，更别说两百板，那不是把命也搭上了？

华妃与慧妃宿怨早结，心想偏不让她如意，道：“你抬起头来给本宫看看。”闻言，那女子缓缓地抬了头。

有人倒抽了气，竟然是不久前被皇帝废为宫婢的年璇玑！

璇玑未落魄以前，华妃虽受宠爱，却远不及她，这下虽有心与慧妃杠上，但嫉妒愤怒之心终究占了上风，遂道：“慧妃妹妹所言在理，来人，把这两个婢子拖下去。”

座中十多个妃嫔虽不比皇后与四妃尊贵，也都薄有名位，往日荣宠却叫年妃尽皆占去，雨露不均，这下看到璇玑要受刑，莫不满心叫好。

慧妃也是一惊，不想点个名儿正点着这冤家。

她暗暗看了皇帝一眼，却见皇后与他说着什么，似乎正说到高兴处，龙非离嘴角含笑，越发俊秀朗逸，对眼前的一切并未多加理会。

“慢着。”女声柔和带急，慧妃还以为是皇后出声制止，看过去却是太后的身边的大宫女温如意。

“如意，两个主子在教训奴才，你这丫头插什么嘴？”太后皱眉道。

温如意急忙出列，往帝后的方向匆匆扫了一眼，跪下禀道：“太后娘娘，这杖刑，奴婢窃以为万万不可。您凤体抱恙，众主子为您参神祈福，责罚重了，若伤及性命，两个婢子事小，奴婢恐损了您的福祉，这可使不得。”她说完，

咬唇看着太后。

太后眯眸而笑，慢慢道：“哀家还怕因两个贱婢折了福不成？”又转向龙非离，“皇上，这事你看怎么办才好？”

她说着话，轻瞥了璇玑一眼，眉间黑气沉深。璇玑只是低着头。

龙非离敛眉轻笑：“此事母后做主便好。”

“应了如意丫头的话，今日也是个好日子，也罢，这罚就免了吧。”太后缓缓道。

太后说了话，慧妃不敢再说什么，华妃却不忿，嘴唇嚅动，那温如意察言观色，立刻道：“太后皇上大恩，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太后娘娘、皇上和各位主子奉茶赔礼道歉去？”

“是。谢如意姑姑。”璇玑轻声道，又把一旁早吓得簌簌发抖的小宫女扶起来。

温如意也不怠慢，立即让人沏了茶，递到璇玑手中。

华妃被如意抢了话茬，心里正不悦，冷笑道：“年璇玑，你手背上那一团团红红肿肿的是什么？”

她这一说，众妃便立刻往璇玑手上看去，璇玑刚搬过盆栽，手指沾了尘泥，手背上又布满水泡，有些地方已经溃烂化脓。有些妃子掩了鼻子，很快就笑成一片。

“回华妃娘娘，这是冻疮。”璇玑福了一福，不卑不亢道。

她的态度让华妃顿时火冒三丈，冷声道：“真恶心！这茶，不必给我了。”

“是啊，你看她的手，还有脸上的脏污，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澡了。”妃子们窃语四起。

“指不定这头发也落了虱子，我要是华妃姐姐，也不喝这茶。”慧妃笑道。

“如意，就让那贱婢给皇帝和皇后敬茶吧。”太后捻了一颗糖莲子进口，眼梢不抬。

“也罢，朕正好有些口渴。”龙非离眸光犀利，落到璇玑手上，又轻侧过头，似乎极为厌恶。

“奴婢遵旨。”如意应了，把璇玑手中的茶杯接过，又掏出手绢递给她。

年璇玑眼圈泛红，却只微微一笑，强忍泪水，道了谢将帕子接过来。她仿佛把双手当成是别人的，毫不惜力，或许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感觉疼痛，还专拣脏污的地方使劲擦拭起来，泡子不经揉按，一下便破了，脓水鲜血硬生生把一块白帕浸红。

“已经不是主子了，这脾气却比主子还金贵，我算是长了见识。”慧妃嗤了一声，又道，“璇玑妹妹莫急，那手绢不够用，姐姐这里还有。”

“谢娘娘。”璇玑欠身谢了，低声对如意道，“如意姑姑，这帕子我洗净了再还你。”

如意刚想说不用，却还是点了点头。

一个妃子笑道：“你就别难为如意姑姑了，这东西谁还敢要？”

璇玑苦笑，走到龙非离面前，屈膝跪下，把那印花白玉茶盏递给他。纤手衬白玉，雪肤已再也无迹可寻，那么人呢？没有去看他，自己痛恨，他也厌恶。那又何必两看生厌？

只是，说过的话言犹在耳——

“阿离，相府女眷无辜，她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男人在外面做些什么事。我那小弟弟今年还只有六岁，你不也抱过他吗？”

他甚至没有回答她，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他还只是个孩子，用我的命来换，行不行？”

“小七，你的命从来就不是你的，既然如此，这个交易又怎能成立？”

烛影明灭，男人浅笑，霏霏柔柔，似乎他说的不过是往日入睡前爱怜的软依细语。

是了，连她的命都是他的，她又能拿什么与他去换？所以在杀尽年家三百余口后，他亲手扼上她的喉咙，也不过是寻常。

那活下来又是为了什么？

命再贱，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证明龙非离对郁弥秀的怜惜，年轻的帝王又走了完美的一着棋。

龙非离微微眯眸，意态慵懒，并不去接那茶盏。

她笑了，刚才众人对她羞辱的戏，这场热闹，不知欢娱了他没有。

背后华妃突然道：“太后皇上慈悲，并非臣妾愿意多生事端，只是这次轻饶过这两个婢子，其他奴婢见着效法，那祖宗家法又置于何处？”

如意大惊，正要说话，太后已眸光一闪：“敏儿的话也不无道理。那这事该如何是好？”

“既然是手犯下的过错，臣妾想就把这杖刑改为拶刑吧，这样并不伤及性命。”华妃道。

太后轻笑，看向皇后：“皇上说了不过问此事，弥秀，你为后宫之首，你说呢？”

皇后似乎吃了一惊，蹙眉站起，微微失声：“这……”

拶刑，木棍儿夹指头，端着执刑的人，重者可把人的指骨生生夹碎。

座中一时寂静，有几个妃子惊恐地看向华妃，她到底不肯放过年璇玑。

如意咬牙，罗裙微动。龙非离突然伸手把皇后拉入怀中，淡淡道：“秀儿，